



SHI BING

我当了四年八个月零八天的兵，最后的几天，我来到了这个地方。这里绝对没有仁慈，因为这里允许真正意义上的死亡，被流弹击中死亡是合理的，因自然条件恶劣死亡是合理的。因为它们代表敌人，指望敌人仁慈的军人不如后悔自己的出生……我很遗憾，我遇上的甚至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。但战斗却是真的战斗，只是战斗不是故事。故事是人的事，人的事比战斗要复杂……

我的故事是什么呢？

每个人的故事，其实都是如何长大的故事……

★ 二级士官许三多



兰晓龙 著

漓江出版社

士兵

SHI BING

兰晓龙 著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士兵/兰晓龙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3. 10

ISBN 7-5407-3053-6

I. 士... II. 兰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0019 号

士 兵

作者◎兰晓龙

责任编辑◎廖润柏

封面设计◎罗 云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s@public.gp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制◎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395 千字

印张◎15.25

版次◎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◎ISBN 7-5407-3053-6/1·1848

定价◎2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开 篇：死亡角逐/ 1

这里绝对没有仁慈，这里允许真正意义上的死亡，被流弹击中死亡是合理的，因自然条件恶劣死亡是合理的，因为它们代表敌人，指望敌人仁慈的军人不如后悔自己的出生。许三多拖着一条腿昏倒在了地上，他想：我是不是要死了……

第一章：龟儿子/18

许三多的父亲是个农民，他一生的理想就是让一个孩子当兵，老大当不了到老二，老二当不了到老三，为了让许三多这个龟儿子进入部队，他把前来征兵的班长史今灌得大醉。村长说，酒话不算话。可史今说，你这龟儿子我要了，要了他，他就得玩命……

第二章：是马 是骡/42

成才是许三多的老乡，人家在新兵连就当上了班副了，许三多却连靶

子都不会瞄准，好在大家看他还顺眼，大家都喜欢他那样，因为谁都希望后边还有个垫底的，而许三多最怕的是让他去养猪……

第三章：红三连三排五班/65

这里的几个兵，谁的脸上都看不到希望，他们的任务是看守输油管道，他们手里的枪永远不配子弹，除了站岗，他们整天打牌娱乐，许三多却不愿与他们混在一起，他因此把他们给得罪了，他们不喜欢他，他们要收拾他……

第四章：许三多的路/88

最让战友们难受的是许三多修了一条四百多米长的路，路刚修好，就被一架飞机在空中看到了，五班起初为此感到恐慌，担心许三多把什么给暴露了，结果是班长老马悄悄地对他说：能不能把修路的成绩让给我。傻傻的许三多却突然不傻了，他说我得想想……

第五章：我想学打架/110

团长让许三多在他身边当勤务兵，他不干，他说我走的时候我爸和我哥让人揍了，我想学打架好回去打回来。团长一时愕然，他说你这意思肯定不对，可我喜欢在你身上看见一些斗志，那你去钢七连吧，那是最好的一个连……

第六章：钢七连（一）/125

连长高城一看见许三多就拼命地摇头，他说不要！但班长史今说：把他给我吧，我答应过他的父亲，我努力把他带好。但许三多却时常让史今丢尽了脸面，好不容易的一场演习，也被弄得前功尽弃，气得连长大声地喝道：拖出去毙了……

第七章：钢七连（二）/148

班长史今愤怒了，他说招兵的时候我王八蛋想要你，是你死乞白赖地要来！来干吗？来吸他妈的鼻涕流他妈的眼泪？我跟你说白了，我这个班带得不错！我还指着它进军校或者提干呢！我不想回家种地！你就真打算一门心思拖死我吗？所有的人都劝他最好离开钢七连……

第八章：咬咬牙就能做到/170

许三多没有离开七连，他一咬牙，不仅给自己露了脸，而且给连队挣回了一面又一面的锦旗，挂得满墙都是。史今高兴了，他说许三多，班长心里一直发毛，不知道招没招错你，现在才知道，绝对没错……

第九章：生擒少校袁朗/187

许三多的老乡成才，因为许三多的成功而决定转到别的连队去了，他对许三多说：有你在，我们谁都出不了头的。许三多，你太聪明了。而许三多只是依旧默默地努力着，不久，他碰到了一个人，一个特种兵的少校……

第十章：解散钢七连/212

离开钢七连的成才是聪明的，但命运却让他去了许三多最早的五班；许三多的班长史今也随后退伍了，许三多因此而大哭，他说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我拿了那么多集团军的冠亚军，你还不能提干？没有多久，因为部队要整改，钢七连解散了……

第十一章：流水的兵/235

都走了！班长伍六一说：钢七连是一个人啊！忽然就有人拿来了一把刀，今天卸条胳膊，明天下条腿，我们连喊都喊不出来，我们只能说立正！保持队形！你掐掐我，我是不是做梦？连长也在暗地里哭了，他指着心口说自己胃疼。最后，连长也走了，空空的钢七连，只剩许三多一人……

第十二章：孤独之后/264

许三多的父亲找到部队来了，他说你大哥娶媳妇晚，男根耗没了，连个崽子都造不出来！你二哥干脆不娶，摆明了要绝我许家的后，我如今就指望你啦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可他不回。父亲只好哭着走了。一天，袁朗来找他，希望他参加特种兵的选拔……

第十三章：致命的选拔/293

成才也参加了这次选拔，伍六一也参加了这次选拔，看着只剩下两个

名额的时候,成才丢下了受伤的战友,自己飞一样奔到了终点,只有许三多还死死地拖着伍六一,一起艰难地跑着,后边的参赛者已经赶上来了,而且超过了他们。伍六一说你放了我吧!说着自己把自己了了……

第十四章:老 A 的训练/330

伍六一的腿从此终身残废,但他发誓永远不会离开部队,连长也许诺,一定把司务长的职位给他。胜出的许三多和成才,随后进入了老 A 的受训队。选拔而来的四十二人中,别人都是校级尉级的军官,就他们俩是最小的士官。一场接一场严酷的训练开始了,最后留下的,却只有十一人……

第十五章:杀死了一个人/369

成才最后还是被淘汰了,他的聪明害了他自己,他又犯了选拔时犯的错误,他因此又回到了许三多最早修路的地方。齐桓告诉许三多,最近要动。动就是有任务的意思。但许三多没有想到,这次行动,他竟杀死了一个人。他因此决定复员,决定离开部队,离开老 A……

第十六章:只能是军人/409

袁朗给了他两千块钱,让他出去走走再说。他因此去了一趟北京,为了看升旗,他在天安门等了一夜。他随后回了原来的部队,想看看他的老战友,然而伍六一已经退伍了,他没有当上司务长,他回到家乡摆摊修鞋去了,而成才仍在原来的班里,拿着一支不配子弹的枪空空地练着。这时,许三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说是父亲进了监狱……

结 尾:死亡角逐/462

许三多没有死,成才他们找到他的时候,他已经醒了。而这时,许多国家的士兵都纷纷放弃了,中国队也几乎成了毫无疑问的倒数,但他们没有选择逃生的机会,他们顺着许三多选择的方向,选择了一条谁也不敢选择的路……因为,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!



开篇：死亡角逐

今天是我当兵的四年八个月零八天，我想我可能要死了。

我并不太懂他们所说的荣誉。我不是一个好军人。我只是个来自农村的孩子，我当了四年八个月零八天的兵，最后的几天，我来到了这个地方。这里绝对没有仁慈，因为这里允许真正意义上的死亡，被流弹击中死亡是合理的，因自然条件恶劣死亡是合理的。因为它们代表敌人，指望敌人仁慈的军人不如后悔自己的出生……我很遗憾，我遇上的甚至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。但战斗却是真的战斗，只是战斗不是故事。故事是人的事，人的事比战斗要复杂，不光是你射击，我也射击，你逃跑我就进攻……

我的故事是什么呢？

每个人的故事，其实都是如何长大的故事……

★二级士官许三多

这是凌晨前的那片黑暗。有人正从夜视仪里注视着绿色的海滩、绿色的海水，以及不远处那片绿色的丛林。几个人影正在滩头的重火器阵地后巡逻。夏末的海边，波涛拍岸。

电源突然断了。操纵夜视仪的士兵，眼里又回复到了凌晨前的黑暗。他转身回到了礁石后的一艘冲锋舟上。有人在影影绰绰地调校着手上的枪械，显然，他们在等着什么。

这是几个日本来的军人。

其中一个在小声嘀咕着：

今村，天快要亮了。

再等等吧。

回答的是他的队长。

他的队长知道，今天早上有很多同行都在等，在等一个不够耐心的中国军人。

果然，一辆中国船终于在半小时之后失去了耐心，它开始抢滩了！

突然一声巨响，中国船触响了水雷。这像是滩头阵地上的开火号令，一阵低沉的重机枪声顿时炸开了，曳光弹呼啸着从海面上划过。随后，又是两声水雷的巨响。转眼间，那艘运气很坏的中国船，在溅起的水柱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那艘日本船趁机冲上了滩头。几个人影从船上跃入沙地，一个炫光弹刚刚在重机枪阵地上炸响，有人便翻进了工事，打扫了射击位置上的敌军，他刚要站起，一排机枪弹在他胸口上炸开了。就在他身后的丛林里，露出一个伪装良好的地堡，射击孔黑洞洞的一个枪口正向他们转过。

第一批冲上滩头的士兵，在一阵扫射中纷纷倒下。

枪口仍在缓缓转动着，从余波未尽的海面上扫过，水花四溅。忽然，一个水怪般的人影，腾身而出，将一发榴弹准确地射进了地堡的射击孔，爆炸声过后，那个阴险的枪口终于歪了下来。

这水怪般的人影就是士兵许三多！他随后在突击步枪下的挂式榴弹发射器装上了一发弹药。与此同时，他身边冒出了三个人来，一个是队长袁朗，一个是狙击手成才，还有一个是通信兵吴哲。看起来他们在水下已经构成了一条最适于射击的散兵线。

成才手里的狙击步枪一举，看不清他的瞄准动作，枪弹已经穿透了防水的密封膜，一个潜伏的狙击手从树上摔了下来。

跑！跑！跑！

队长袁朗大声地喊道。

四人水淋淋地便冲上了滩头。谁也不敢有花哨的动作。子弹是躲不过的。他们一边奔跑一边射击，凭着一种惊人的默契，扫光了自己射界里的敌人。随后，许三多用炸药炸开了隐藏的地堡出入口。成才手上的枪也要得如同杂技一般，瞄都没瞄就把两名追兵给射倒了。

四个人迅速跳进了地道，几个追兵摸出手雷刚刚逼了上来，袁朗的手雷已经先飞了出去，把那几个追兵炸得纷纷倒地。

袁朗笑了笑，将地道的出口关上。走没多远，地道里的防御者便逼了过来，几个人从拐角处跃入敌群中，只听得几下低沉的呼吸和压抑的惨呼声，幢幢的人影在中国的功夫下，一个个倒了下去。

一个幸存者正要将重机枪调转枪口，只见成才一滚，一脚将他的枪口踢得拧转了方向，另一脚踢在那人的腹部上，不想却整个儿被人扔了出来摔在墙上。许三多几个冲进来一看，不由暗暗惊讶，那幸存者根本就是个巨人，他一个人就几乎占满了整个地堡，他微微地冷笑着，掏出一把样子可怖的丛林砍刀，挥舞着。许三多迅速晃出一把短刀，跟对手相比那简直是把手果刀，于是对手笑得更加开心，谁知，许三多的短刀却发出砰的一声枪响，那人不由得瞠目结舌，倒在了地上。

这种能射击三发手枪弹的短刀是中国士兵的特殊装备。

许三多将机枪扶起调整射界，成才给狙击步枪补充着弹药，袁朗和吴哲在防水地图上查找着方位。正在这喘口气的当儿，一枚手雷从射击孔外扔了进来，地堡外躲着的一个袭击者起身要跑，却被成才从射击孔中探出的枪托钩倒在地上，没等他爬起来，许三多接住的手雷已经扔了出去，轰的一声，爆炸的烟幕将他吞没了。

地堡里冲进的烟雾终于散去，许三多仍在重机枪后警戒，成才已经上好弹在瞄准镜里搜索着目标。

袁朗和吴哲却浑若无事地在地图上找所处的位子。

报个讯儿吧。袁朗对吴哲吩咐道。

吴哲随即用跳频电台发出了讯息：

鹰巢，鹰巢，红鹰就位，方位 B4，A 任务抢滩登陆，No. 1！

……

一旁的许三多，在无声地笑着，心里甜甜的。

然而，远远的枪炮声使地堡里的寂静有些让人不安。许三多从枪眼里往外监视着，成才蹲在他的身边。许三多看看成才刚才被撞在墙上的肩膀，问了一声，没事吧？成才摇摇头。许三多有点不相信他，用手轻轻拍了拍，疼得成才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

我都快不习惯你了，有事吱声好不好？我们是战友，是老乡，是朋友。许三多说。

成才眼里不由掠过一丝复杂莫名的感情，他还是摇摇头。许三多微微叹了口气，转过头，将眼神掠往雾气苍茫的原始丛林。

这片异国情调的濒海丛林，占满了他的整个视野。

这是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二天。这里的原始丛林，比袁朗一开始形容的远为险恶，敌军的设防也比纸上看到的那个数据远为可畏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算顺利，不知道能顺利多久，所谓顺利是指队员还活着，生存并战斗。

一架直升机忽然悬停在丛林的上空，旋翼掠过之处，落叶飞舞。旋翼下那几名被俘的军人被反绑着押了过来。直升机上的扩音器，在半空中呜呜地聒噪着，说话的是阵地指挥官托扬，他说：欢迎你们参加这场军人王国的奥林匹克，欢迎你们参加这场比赛，或者我该说这场死亡角逐。绝对没有观众，没人能看你们四天三夜八十七个小时，你们这八十七个小时要通过世界上最险恶的丛林，同时完成侦察阵地、地图测绘、营救人质、狙击目标、火力突击等二十一个任务……

机翼下的一名俘虏终于无法忍受，大喝一声，踢翻了看守的

士兵就跑,却被身后一枪托砸趴地上。

扩音器里的托扬在继续着他的讲话。

这里绝对没有转播,世界并不知道这里在发生什么,能跟着你们跑过这段路程的摄影师还没有出生。这里绝对没有仁慈,因为我们的竞赛允许真正意义上的死亡,被流弹击中死亡是合理的,因自然条件恶劣死亡是合理的。因为我们代表敌人,指望敌人仁慈的军人不如后悔自己的出生……

那名俘虏被几名士兵刚刚拖起,草叶翻飞中许三多和成才飞跃而出,将那几个士兵撂倒,成才扛起其中一人就跑。

俘虏的嘴里呢喃着,在请求许三多的帮助!他对他晃动着手上的绳索。许三多刚一站住,却被成才拦住了,他告诉他,这不是我们的任务。

但那俘虏就是不放他,他用生硬的中文再一次求道:

帮帮我!……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许三多没有多想,用手上的刀挑断了那俘虏手腕上的绳索。那名俘虏抢了支枪便没入了丛林之中。

成才觉得奇怪,他说他去干什么?

许三多说让他去救他的战友吧。许三多觉得真正的战友,就是活在一起的男人。

成才的眼里忽然飞过一些愧色,许三多一看好像意识到了什么,说道:别老想着那件事。成才摇摇头,说我就想着怎么?许三多说不用想,你准定不会让人失望的。

两人拖着抓来的舌头没入了丛林深处。

直升机上的托扬,还在不停地嚷嚷着告诉他们,参加比赛的是来自十三个国家的三十一个作战分队,他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,可已经有五支分队在滩头上被歼灭了。发射你们携带的绿色信号弹吧,托扬说,放弃比赛或者遇上生命危险都可以发射信号弹,当那颗绿色的星星升起,我们会成为你们的朋友,而不是置你于死地的敌人。

慢慢地,直升机往前飞远了。

袁朗不由笑着骂了一句：拙劣的心理战！一边骂着，一边忙着手里的两条蛇。

吴哲一看就知道袁朗在忙什么了。那就是他们的下一顿饭。吴哲看得一时垂涎欲滴。他相信队长做的口味一定很好。

这时，许三多和成才拖着俘虏，从丛林里钻了出来。袁朗一看，不由苦笑了起来，他说你们这会就把舌头抓回来了，咱们不是还得管他一顿饭吗？这自然是玩笑。吴哲扯下舌头眼上的布条，审问道：你的部队番号？舌头看了吴哲一眼，却反问道：你们是哪支部队？中国？日本？韩国？

喂，俘虏，应该是我们向你发问。袁朗说道。

俘虏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反正最后都会被抓住的。

袁朗则告诉他，中国有句话，叫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

舌头像是摸着一点谱了，他说，原来是中国人。你们一直都不错，可最后也会被抓住的。

袁朗无心跟他纠缠，他吩咐吴哲，问他驻防兵力和火力配置。那舌头竟回答说，我不会告诉你们的。

袁朗于是吓唬道：这种比赛可是允许真正意义上的死亡。话声刚落，那舌头慌忙说道，那是指被流弹打中和因条件恶劣导致的死亡，你们不能对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刑讯。说着眼光忽然越过了袁朗，往后愣愣地看着。袁朗回头一看，不由笑了。把那舌头吓住的，就是那两条刚扒了一半皮的眼镜蛇，有一条还在微微地搐动着。

成才将蛇一段一段切下，笑着凑过来，说：大老远的把人折腾过来，咱得请人吃饭。舌头说我不是参赛队！不用吃你们的东西！袁朗说很好吃的，比你们的酸面包好吃。

成才咬了一口手里的蛇段，对舌头说，你要仔细地嚼，就会觉得一股鲜美的甜味。

你们这帮疯子！舌头嘴里骂道，看着成才嘴角的蛇血，他的心慌了，他随即告诉他们：我们有两个加强战斗营，六百名自愿征募的地方武装人员，四十多辆装甲战车和一个直升机中队！

说完从吴哲的手底下挣扎了出来。他说，你们根本过不去的！我们任何人都比你们熟悉这片丛林！

袁朗几个相互看了一眼，然后笑了。

暮色渐下，在许三多瞄准镜里的视野中，山谷里一辆重型装甲车正慢慢驶过，对面的观测镜泛着微光，那是半山腰上的一处哨所。许三多于是合上了镜盖，因为镜面的反光容易被人发现。袁朗他们三个都在休息，一根细绳从许三多的脚踝上牵引到他们三人的脚踝上，一旦有什么变故，立即将他们拉醒。

B任务是突破封锁线，C任务是狙击D7位置的目标。若无法在指定的九十七分钟内突破封锁线，则B任务倒扣，C任务归零。队长说要大胆也要谨慎，所以他们在封锁线外等待黑夜降临，并且决定睡上一觉，因为剩下的八十个小时里，想想睡觉两字就算睡过了。

袁朗睡得四仰八叉，惬意之极。

袁朗说什么都是笑着说的，他让二级士官许三多觉得好像军衔越高的人越爱开玩笑，他是少校，差不多两句话一个幽默。他也是许三多见过的最优秀的军人之一。用许三多所在A大队老用的话，叫No.1，第一名。

吴哲睡觉时手仍握在枪柄之上，一张脸清秀得不似军人。吴哲也爱笑，也是个No.1，硕士生，特长是语言、电子技术、地图作业，这两年军队多了很多他这种人，可许三多不太知道硕士生代表什么，因为许三多的高中课程都是靠自学完成的。

成才睡得极为警醒，许三多的目光都能叫他醒来，他锐利的眼神扫了一眼，发现身边是许三多时才又合上了眼睛。这些天，成才总是这样，醒着时一起笑，一起打，睡着时仍心事重重。许三多知道，他还一直记着改写了他人生的那件事情，并且把那当作耻辱。成才是他们四人中最特殊的一个，在那个横跨三省两直辖市的军区里，他是当之无愧的枪王，可他不属A大队。他是普普通通的步兵，被A大队淘汰后，又凭着苦干进入了这

个代表中国军队的行列,仅此一点也让袁朗对他刮目相看。

睡得最沉的袁朗反而最先醒来,他无声地示意许三多睡一下,自己捂着瞄准镜打量着敌军阵地。

敌阵上,好像有了更多的守军。

许三多解开脚上的细绳,在成才身边坐下,再系上袁朗解下的细绳。

许三多以前是机械化的步兵,现在隶属 A 大队。他和成才都是二级士官,而且他们是老乡。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特长,四个人中,他与 No.1 是最没什么相干的人。

今天是他当兵的四年八个月零七天,他在等待黑夜,好跟他的战友们一起发动一次夜袭。

慢慢地,许三多便睡着了,夜幕也随后悄悄地降临。

转眼,丛林里黑暗一片。行动可以开始了。四只夜光表一对,时间是七时三十五分。袁朗轻声地说道:限时九十七分钟,吴哲,我看见你脸上乐出了酒窝。别乐,我知道你们在国内跑这个成绩跟玩似的,可这块地形咱们连边都没摸过。袁朗话没说完,吴哲笑了,他说你冤枉我了。我是碰上难事才乐,这老外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咱一样不占,白天瞅一眼那老林子,乖乖,腐殖层能埋个活人进去了。九十七分钟?袁朗不管,说废话。秒表归零。

四只表上的秒时间齐齐被摁至归零位置,与此同时,一架直升机忽然从远处掠了过来,震耳欲聋的旋翼声中,来自空中和对面山头的探照灯光也射了过来。他们马上伏下身子。

四面八方的探照灯光里,可以看到山梁上到处是影影绰绰的人影,他们正将这里包围,示威性的对空射击顿时划破了夜空。扩音器里的呐喊也跟着嚷开了。

我知道你们是谁。放下武器,你们已经被包围了……

一辆装甲车从袁朗他们的正前方爬了出来,引擎声一时淹没了飞机上的呐喊,淹没了一切。

许三多几个有些紧张地看着袁朗。袁朗忽然笑了,他把头

摇了摇,一切便不用多说了,成才一抬手就射倒了装甲车上的机枪手。

炮塔因此开始了轰鸣,四面八方的守军,向这里包围而来。

成才的技艺已经发挥到了极限,那是血肉与钢铁之间的对抗,他打灭了车上的探照灯,打碎了车前灯,打裂了潜望镜,而且打坏了车上遥控机枪的供弹装置,打得车上的士兵不敢露头,但那辆车在渐渐逼近。袁朗三人对付着来自后方的士兵,他们知道这将是一场耗时良久的苦战,他们用的也是节省弹药的点射击,前边的人影倒下了,后边的人影又冒了出来,好似无穷无尽。直升机上的机枪也开始轰鸣,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得他们几个一时抬不起头来。

成才喊了一声许三多,好好干!摸出手雷就向那辆装甲车冲了过去。他很清楚这被堵死的前进之路,已成为四个人惟一的退路。然而,许三多却把他给钩倒了。许三多抢在了他的前面,扑入了装甲车之下的履带之间。

车上的后舱门是敞开的,正准备下车冲击的士兵,看见了仰卧在地上用突击步枪单臂瞄准他们的许三多。但他来不及做出反应,就在许三多的枪前倒下了,随后的士兵都没有明白出了什么事,也一个个地扑倒在了前一个死者的身上。随着许三多的一只模拟手雷扔进车里,浓烈的白烟顿时将周围笼罩。

走啊!快走!

一个因用力而变调的声音,突然从车里冒出,成才掉头就要冲进烟幕里,却被袁朗狠狠踢了一脚,停住了。他看了一眼袁朗的眼神,他是在让他放弃。他只好喊了一声,许三多,你等着我!然后冲过瘫痪的装甲车,冲进了前边的黑暗之中。

前边的许三多已经被拖在了阵地上。他打倒了一个,又补上来两个,谁都没有开枪。显然,他们打算将他活捉。无数人倒地之后,许三多终于碰上了强敌,那是上尉乌里扬诺夫。这人敏捷得不似出自他那胖大的身躯。许三多连连挨揍,连连后退,周围的士兵看到后也都退开了,在嘻嘻哈哈地等着这名中国军人

如何成为他们长官的手下败将。

然而,只听得忽然噼噼啪啪地好几下,那乌里扬诺夫轰然地倒在了地上。许三多头也没回,向身后的陡坡滚了下去。都是些训练有素的士兵,也不等号令,一队士兵已经追了过去。

这该死的!乌里扬诺夫嘴里嘟哝着,揉着痛,爬了起来。过来的托扬却告诉他,他在让你,你做了他逃走的跳板了。乌里扬诺夫说,不可能,这山坡是足以让山羊也摔断腿的,他是被我打下去的。托扬耸耸肩:您尽可以觉得满足。乌里扬诺夫说,我带队去追赶那几个中国人,天明前把他们带回您的跟前。托扬说用不着。他说我盯了他们很久了,选择他们攻击前的一会松懈发动攻击,就是要把他们逼进猴子也进不去的丛林陷阱,现在他们已经进去了。上尉,您上次勘探这条路线用了多长时间?乌里扬诺夫说,九小时三十七分钟,实在无法通过就撤回了。托扬说,限时九十七分钟。九十七分钟?我想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,即使他们能清扫我们的滩头阵地,B任务倒扣,C任务归零,可以弃权了。说完暗暗一笑。乌里扬诺夫有点不太放心,但也只好跟着长官一起笑了。

托扬说,中国兵永远是让人头痛的对手,可现在让我们对付别的强者吧。

像是回应,山上的一个点射打得他身边的士兵连连倒下。枪声顿时响成一片。

托扬扬了扬眉毛:这就是被您“打”下山的那名士兵,他很忠诚,还在想怎么拖住我们不去追他的队友。

乌里扬诺夫不禁有些赧然,他说我带队去追赶这个中国人,我保证天明前把他带回您的面前。

去吧,这个人让我担心,他走了一条正确的路。

乌里扬诺夫挥挥手,让一队士兵跟随他一起前去。

上尉,别把这当比赛。对他们来说是比赛,对我们这些国防军来说,是三十一队敌人侵入我国的领土。他们中间不能出现第一名,否则是我们的耻辱。托扬吩咐道。